

一张老照片上独特的场景，让人生发出探索的念头。寻访旧址，也是在寻找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——关于淞沪会战的那些往事。

不忘过去，才能更珍惜现在。



■ 锡克教堂旧址外观现状

触景

20世纪的上海历史上，曾有着两次遭受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的惨痛经历，一次是1932年的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另一次是1937年的“八·一三”事变。后一次对上海的伤害尤其巨大，因为从那以后，上海曾陷入日寇魔爪长达八年之久。

上海的(老)闸北、虹口地区当年曾是两次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，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死伤以外，被毁坏的民居、厂房等各类建筑更是不计其数。这些悲惨的历史不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忘记，这与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并无矛盾。

然而毕竟因为年代越来越远，当年的战争遗迹被发现的可能也越来越小。

今年7月初的一次网上拍卖活动中，我发现有一组日本八十多年前发行的明信片，都是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的战斗场面照片。它们本来是日本人鼓吹的“战绩”，但现在却成为了出自侵略者自己之手的“罪证”。于是我决定要将这组拍品拿回来。经过多轮角逐，最终如愿以偿。

这些照片触目惊心，其中三张的拍摄地很明确，有四行仓库，有因两次战争而臭名昭著的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本部”，还有被日军占领的“扬州公所”等。其余的都是残垣断壁，一时很难辨认具体位置。不过有一张照片却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。

这张照片是四名日本士兵在卧倒射击的镜头，拍摄场景很特别，是聚焦在一处又高又宽的建筑室外阶梯上。凭借建筑专业知识，我本能地意识到，能有这

种阶梯的建筑一定是高大的公共建筑。于是仔细地数了一下，阶梯一共有20级，按照通常每一步18厘米计算，这座建筑的首层高度就要在3.5米以上，而整座建筑的高度就至少要在7—9米之间。阶梯的宽度虽然没法看到全貌，但从日军士兵卧倒的姿势分析，至少也要在3米左右。

迅速启动我的上海城市历史记忆，在当年发生激烈战斗的淞沪铁路沿线，大型建筑没有几座，而遗留至今的更是屈指可数。排除了几个可能后，我将目标指向一处特殊的历史建筑，它就是位于现在虹口区东宝兴路326号的“锡克教堂”。

往事

说起这座“锡克教堂”，就要涉及上海的另外一段城市记忆。事情追溯到1843年，因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“五口通商”，之后到上海“淘金”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其中包括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族人。1863年，上海的英美租界合并，建立“公共租界”，这些印度锡克族人开始迁居虹口，集中到现在的东宝兴路一带。租界当局于1883年开始大量招募印度巡捕和“司阍”（门卫保安），他们大都是锡克族人，身材高大、面目黝黑，而且常年头缠厚厚的红布。1902年，上海的印度籍巡捕和司阍已达100多人，他们要求租界当局建造锡克教“谒师所”（锡克教堂）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。1906年，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东宝兴路附近购地，又请美国设计师设计图纸，于1907年7月4日奠基动工，至1908年3月建成“锡克谒师所”。

根据有关资料，这座“锡克



▲ 上世纪 30 年代日本发行的战地摄影明信片(正反面)



Shanghai Front 1937 Japanese troops at work at Chapel

“谒师所”占地约1500平方米，包括附属建筑的全部建筑面积约1134平方米，主体建筑是一座二层的砖木混合结构教堂，建筑面积约为400平方米。一楼是长15米、宽9米的会议室兼餐厅以及接待用房。二楼是大厅，正中央是方形祭台，南墙上各开一扇长方形窗。进入大厅的主入口设在北面，人流经由地面通过一段多达20级的宽大

阶梯直达主入口。此外，这座建筑采用两坡尖屋顶，使得大厅的空间感极好，全部外墙用红砖砌筑，是典型的“清水墙”建筑，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。

那么这座“锡克教堂”是否就是那张老照片的拍摄地呢？一切设想都是猜测，只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才能让真相大白。我赶往东宝兴路，来了一次考古式的“田野调查”，意欲破解谜团。

寻踪

如今残存的这座“锡克教堂”位置就在现在上海轨交3号线东宝兴路站的东侧，而线路的前身就是著名的“淞沪铁路”。因为建筑具有的硕大体量和红色的外墙，辨识度很高，乘坐3号线途经此处的人们都能轻易看到。当我“按图索骥”从东宝兴路326号进入一处居民区时，才发现这座百年老建筑早已被许多老旧房屋所包围、分割，想要找到一个能拍到建筑全貌的地方都不可能。从一扇开着的小门拐进围拢着旧址北侧的小院落，我的目光马上就被突出在建筑之外的那个台阶所吸引。这不就是老照片上的那个场景发生地嘛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虽然台阶的许多细节发生了变化，但整体轮廓并没有发生变化。

我首先对这处台阶进行了测

量，测得的结果是，台阶的整体净宽度约为3.15米，每一级踏步高度为0.18米，宽为0.28米，这些都与我的估计基本吻合。我再拿出那张老照片进行对比，发现照片与实地存在一处较大的差别，就是照片上的台阶是20级，现在的台阶却少了二级，只有19级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再仔细辨认，我注意到照片上的第一级台阶外缘是与台阶护墙的端头齐平的，而实地的第一级台阶明显地退进0.4米，大约是一个台阶的宽度，而且它的高度只有0.08米，不到其他台阶的二分之一。发现这一点后，存在的差别就太好解释了。原因在于当初建造的第一级台阶已经被埋没了，现在的建筑外地坪高度比当初提高了大约0.28米！

排除了这一个最大疑点后，我发现照片上台阶护墙原来也是“清水”砌筑，而现在已被水泥砂浆包裹，但整体形状基本保持原样。再有就是当初的每一级台阶都有突出的外缘，而现在的台阶却是光秃秃的。这些细小差别对于一座经历了近百年沧桑、遭到过战争损毁、进行过维修改造的老建筑而言，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，对整体判别不构成实质性影响。

完全可以肯定，眼前的“锡克教堂”旧址就是我要证实的那张老照片的拍摄地。或者说，这里就是淞沪会战又一处可以证实的“战场遗址”。在以往的“八·一三”资料中，很少有中日军队在这附近的战斗记载，而这张照片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战争场面。尽管图片能够传达出的信息有限，但仍能感受到战斗的惨烈程度：外墙布满弹洞，门窗毁坏殆尽，从大厅透亮的程度可以判断屋顶已被击穿，崩塌的残砖碎瓦到处散落……综合所有信息后可以得出判断，虽然日本摄影师想通过这张照片表现日军士兵在前线“英勇战斗”，但从他们只能龟缩在台阶护墙后面，紧张地向外射击的情况可知，对面中国军队的攻势一定非常猛烈，致使他们只能据险防守，负隅顽抗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否则等待他们的一定是愤怒的子弹！

站在这处被证实的战争遗址前，思绪仿佛瞬时穿越时空，回到83年前的抗日战场，凶恶的侵略者好像就趴在我的面前，感觉子弹横飞的场面如此之近，近得让人心头不禁一阵颤栗，隐隐作痛……然而寂静院落中茂盛的枇杷树，虽然陈旧但依然洋溢的生活气息，却将我又拉回现实，让我再次深感“和平、安宁”是多么值得人们去百倍珍惜！

今天的“岁月静好”，是当年中国军民用惨痛的代价置换而来。为了明天的和平安宁，享受美好生活的中国人仍然需要“居安思危，常备不懈”。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太平，实现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目标需要一代代人的奋斗与牺牲！这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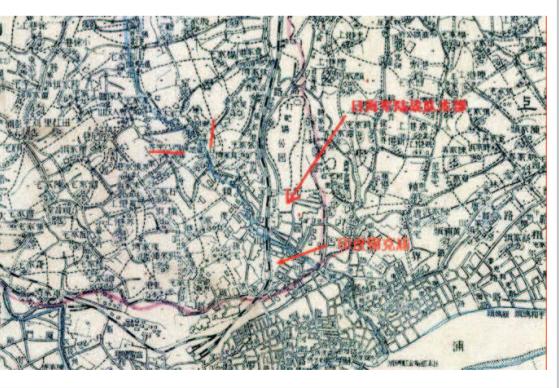
淞沪抗战鏖战急，血雨腥风炮火凄；

历史遗迹今又现，惨痛国耻须铭记！

老照片唤醒历史记忆

淞沪战争遗址考证记

◆ 袁帆



■ 上世纪 30 年代地图上的锡克教堂位置示意图



日本侵华罪证 淞沪战争纪实照片

24 小时读者服务热线

962555

本报零售价

每份 1.00 元

